

# 列寧若



## 土地問題論理

卷上



解放社

論理題問地土

答 案 論

案

行發在臺灣

論 地 問 題 理

卷 上

著 者 列

出 版 者

解 放 學

社

發 行 者  
一九四九年九月出版

# 目 錄

|  |         |
|--|---------|
| 農業中的資本主義（關於考茨基底書與布爾加科夫先生底論文）.....      | 一——六七   |
| 論文第一篇.....                             | 三       |
| 論文第二篇.....                             | 五一      |
| 土地問題與「馬克思底批判家」.....                    | 二五九——六九 |
| 一 土地收益遞減底『規律』.....                     | 七一      |
| 二 地租理論.....                            | 八八      |
| 三 農業機器.....                            | 一〇一     |
| 四 城市與鄉村間的對立之消滅。『批判家們』所提出的特<br>殊問題..... | 一二三     |
| 五 「進步的現代小農場底繁榮」。巴登底例子.....             | 一四二     |
| 六 小農場與大農場底生產率。東普魯士底例子.....             | 一五三     |
| 七 巴登農民經營調查.....                        | 一七二     |

八 一八八二年與一八九五年德國農業統計底總資料。中等

農場問題

一八八

九 德國的乳酪經營與農業協作社。按經濟地位而區分的德

國農業人口

一〇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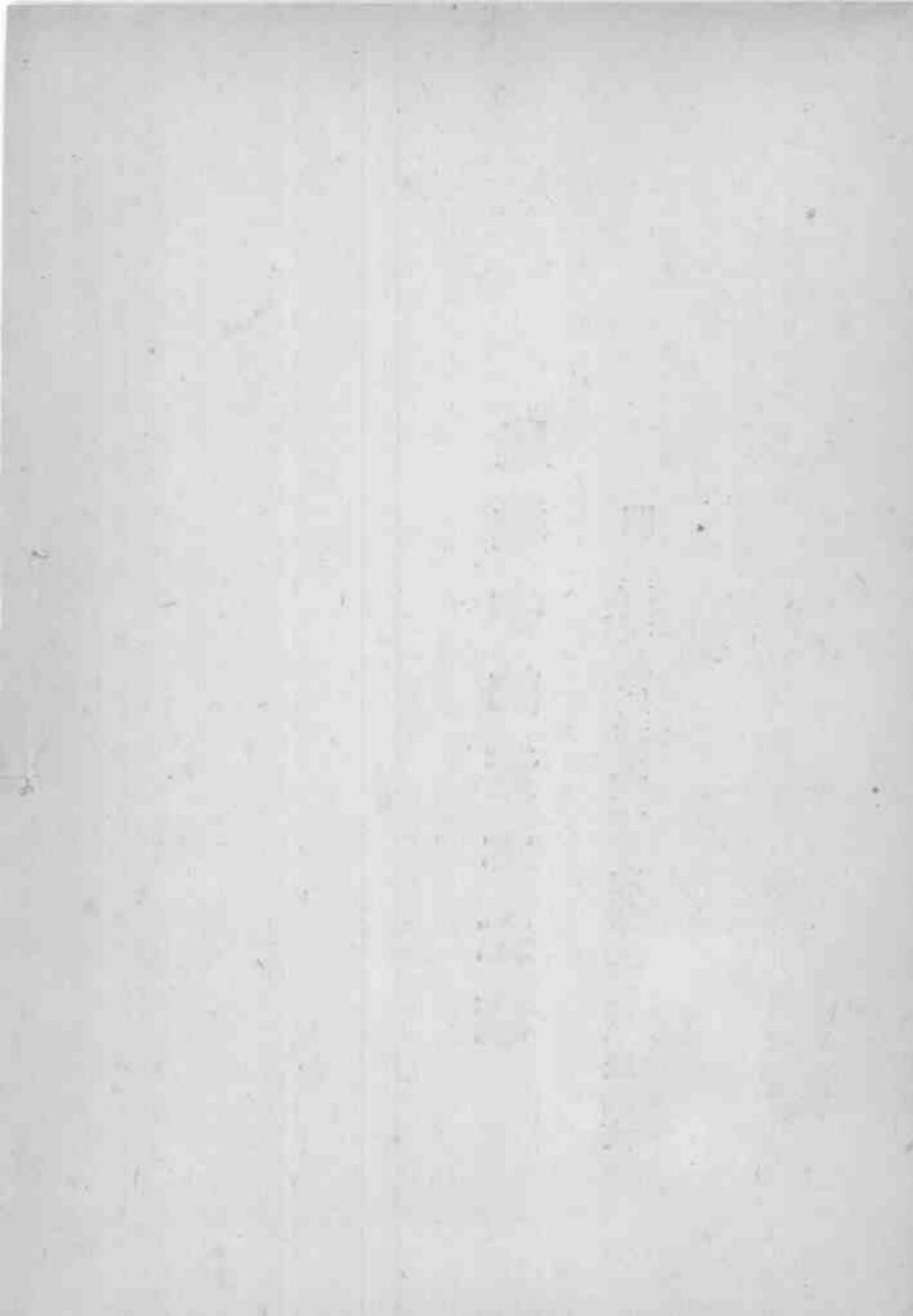
一二 土地問題上的馬克思主義底敵對者所見到的「理想國」

一一三〇  
一六〇

校譯後

# 農業中的資本主義

關於考茨基底書與布爾加科夫先生底論文



## 論文第一篇

「創始」第一——二期（第二編，第一——二頁）載有布爾加科夫先生一篇論文，『論農業資本主義進化問題』，是專門批判考茨基關於土地問題的著作的。布爾加科夫先生說得十分不錯：『考茨基底書表現着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它有着巨大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意義。這部書幾乎是對這個問題的第一次有系統的與科學的研究，這個問題在一切國度裏，甚至在一般見解相一致而且都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家們中間，曾經引起了並且還繼續引起着激烈的論爭。布爾加科夫先生『只限於消極的批判』，只限於對『考茨基書中個別命題』的批判（他還把這部書『簡略地』——我們將看到是過於簡略地——並且很不精確地向『創始』底讀者們說明了一下）。「過些時候」布爾加科夫先生希望『給農業資本主義進化問題以一個有系統的說明』，這樣『也提供一個完整的世界觀』來與考茨基相對立。

我們並不懷疑：在俄國，考茨基底這本書將在馬克思主義者中間引起不少的論爭；在俄國，他們有一些人將反對考茨基，另一些人將贊成他。無論如何，本文底作者最堅

決地不同意布爾加科夫先生底意見，不同意他對考茨基這本書的評價。這個評價——不管布爾加科夫先生認為“Die Agrarfrage”，○是“一部出色的著作”——令人吃驚的是它的尖刻性，在傾向相近的著作家們底論戰中所不常見的那種語調。這裏是布爾加科夫先生用語底一些例子：“極端膚淺”……“很少真正的農業學也很少真正的經濟學”……“考茨基用漂亮話來迴避嚴正的科學問題”（布爾加科夫先生底着重點！），諸如此類。我們且好好地考察一下這位嚴格的批判家底用語，同時把考茨基底這本書介紹給讀者。

## 一

還在布爾加科夫先生論到考茨基之前，他就順便地把馬克思刺了一下。不用說，布爾加科夫先生強調這位偉大經濟學家底巨大功績，可是又說在馬克思那裏“部份地”會碰到甚至“錯誤的見解……已經被歷史所充分推翻了的”。『在這些見解之中，例如，有一個是認為：在農業中，正如在製造工業中一樣，可變資本對於不變資本是相對地減少着，因此農業資本底有機構成是不斷地提高着』。在這裏誰錯了呢，是馬克思還是布爾加科夫先生？布爾加科夫先生是指的這個事實：在農業中，技術底進步與經營集約性

○『土地問題』（這裏所講的考茨基底書底名稱）。——編輯部

底增大，常常引起耕種一定面積所必需的勞動量之增大。這是無可置辯的，可是還不能因此就否定可變資本對於不變資本，在與不變資本的比率上是相對地減少着的理論。馬克思底理論只是斷言： $V-U$ （ $V$ 等於可變資本， $U$ 等於不變資本）的比率，一般講來，有着減少的趨勢，即使 $V$ 在每一面積單位上是增加的，——難道這可以推翻馬克思底理論嗎？要是同時 $C$ 增加得更快些？就一般和整個講來，從各個資本主義國度底農業我們看到： $V$ 是減少的， $C$ 是增加的。農村人口及農村工人數目不論在德國、法國和英國都減少着，至於農業中所使用的機器數目却增加着。在德國，例如，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五年，農村人口是從一九、二〇〇、〇〇〇減少到一八、五〇〇、〇〇〇（農村僱傭工人數目是從五、九〇〇、〇〇〇減少到五、六〇〇、〇〇〇），至於農業中所使用的機器數目却從四五八、三六九增加到九一三、三九一〇；農業中所使用的蒸汽機數目從二、七三一（一八七九年）上升到一二、八五六（一八九七年）；蒸汽機底馬力數目增加得更多。牛類數目從一五、八〇〇、〇〇〇上升到一七、五〇〇、〇〇〇，而豬底數目則從九、二〇〇、〇〇〇上升到一二、二〇〇、〇〇〇（一八八三年與一八九二年）。在法國，農村人口從一八八二年的六、九〇〇、〇〇〇（「獨立農民」）減少到一八

○ 各種機器都計算在內。所有的數字，只要是沒有特別標明的，都是引自考夫基底書。

○ 「獨立農民」這個名詞在統計學上是指農場私有者，這和他家屬內的大人成員及僱傭工人不同。

九二年的六、六〇〇、〇〇〇，而農業機器數目則增加如下：一八六五年——一三二、七八四；一八八二年——二七八、八九六；一八九二年——三五五、七九五；以上各年的牛類數目：一二、〇〇〇、〇〇〇——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一三、七〇〇、〇〇〇；馬底數目：二、九一〇、〇〇〇——二、八四〇、〇〇〇——二、七九〇、〇〇〇（從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二年馬底數目之減少大大地小於農村人口之減少）。這樣，就現代各個資本主義國度一般和整個講來，歷史是證實了馬克思底規律之適用於農業，而決不是推翻了它。布爾加科夫先生底錯誤是在於：他沒有考察個別的農業事實底意義，而太急於把它們提高到一般的經濟規律底階段。我們強調『一般的』，因為不論是馬克思也好，他的弟子們也好，從來只把這個規律看作是資本主義一般傾向底規律，而決不是一切個別場合底規律。甚至關於工業，馬克思本人也曾指出：技術改革時期（這時候 $V/C$ 的比率是減少着的）代之以在既定技術基礎上的進步時期（這時候 $V/C$ 的比率是沒有改變的，而在個別場合上可能是增加着的）。我們在資本主義國度底工業史上知道有這樣的場合，那時候這個規律對於整個工業部門是被破壞了。例如，那時候大資本主義的作坊（不確切地叫作工廠）瓦解而讓位於資本主義的家庭工業。關於農業，毫無疑問，其中資本主義底發展過程是不可估量地更為複雜，而且採取着不可比擬地更為多樣化的形態。

我們且轉而談一談考茨基。考茨基所從之開始的封建時代農業底概要，據說是『寫

得很膚淺而且多餘的」。要瞭解這種判斷底動機是困難的。我們確信：如果布爾加科夫

先生勝利地實現自己的計劃，給農業資本主義進化問題以有系統的說明，那末他必然地會描繪前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底基本特徵。要是不這樣，那就不可能瞭解資本主義經濟底性質以及把它與封建經濟聯繫着的那些過渡形態。布爾加科夫先生自己也承認「農業在其資本主義進展底開端（布爾加科夫先生底着重點）所採取的形態」之巨大的意義。考茨基正是從歐洲農業底「資本主義進展底開端」開始的。考茨基底封建經濟概要，在我們看來，是寫得極為出色的：它表現出這位作者一般所特有的卓絕的明晰性以及選擇主要的與本質的東西而不迷失於次要的細節的本領。考茨基首先在他的緒論中給與了極其恰當和正確的問題提法。他最堅決地宣稱：

「毫無疑義，——我們準備先驗地（*von vorne herein*）接受這點，——農業不是依據着像工業所根據的那種模型發展的：它是服從於特殊規律的」（第五——六頁）。任務是在於

「研究資本是否掌握農業，怎樣掌握它，怎樣改革它，怎樣破壞舊的生產形態和財產形態以及創造新的形態底必要性」（第六頁）。

這樣的而且只有這樣的問題提法，才能對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農業發展」（考茨基這本書第一部份、即理論部份底標題）給以滿意的闡明。

在「資本主義進展」底開端，農業是在農民手中，按一般規則講來，他們是服從封

建社會經濟制度的。考茨基首先從特徵上描述了農民經濟底機構、農民與家庭工業底結合，接着描述了小資產階級的和保守的著作家們（如西思蒙第之流）底這個樂園之崩潰因素，高利貸底意義，以及

「階級對立之逐漸滲入農村、滲入農民家庭經濟本身內部，而階級對立是破壞了古老利益底和諧性與共同性的」（第一三頁）。

這個過程在中世紀就已經開始，到了今天還沒有最後地完成。我們強調這個陳述，因為它一下子指出了布爾加科夫先生底論斷之一切錯誤，他認為考茨基甚至沒有提出誰是農業中技術進步底擔承者這個問題。考茨基曾經十分明確地提出了和闡明了這個問題，凡是細心地讀過他的書的人都會理解這個（常常被民粹派、農學家以及其他許多人所忘却的）真理，即是，現代農業中技術進步底擔承者是大的和小的農村資產階級，並且大的農村資產階級（如考茨基所指出的）在這方面比較小的起着更重要的作用。

## 二

在接着描述了（在第三章裏）封建農業底基本特徵——最保守的農業制度三圃農法之佔統治地位；大地主貴族之壓迫和剝削農民；前者之組織封建——資本主義的經濟；十七與十八世紀農民之轉化為飢餓的窮人（Hungerleider）；舊的農村關係形態與土地佔用。

有形態對之已不適用的資產階級農民（Grossbauern），他們必須運用僱農與日工底發展；在工業與城市的胚胎中發展着的資產階級底力量之除廢這些形態，給「資本主義的與集約化的農業」（第二六頁）掃清道路——在描述了這一切之後，考茨基就進而指出「現代（moderne）農業」底特徵（第四章）。

這一章對於資本主義在農業中所引起的巨大革命給與了非常確切、簡潔和明白的概要，這個巨大革命之被引起，是由於資本主義把被貧困所踐踏與被愚昧所壓碎的農民底墨守舊規的技術轉化成了農業學底科學的應用，由於資本主義破壞了幾世的農業停滯狀態，由於資本主義給與了（並且還繼續給與着）社會勞動生產力底迅速發展以推動。三圃制被輪種制所代替了，牲畜底飼育與土地底耕種改良了，收穫增高了，農業底專門化與各種農場底分工大大地發展了。前資本主義的一樣性，被那日益加強的多樣性所代替了，這種多樣性是伴隨着一切農業部門底技術進步的。農業中之使用機器、使用蒸汽，已經實行並且開始迅速地發展了；電力底使用也開始了，如專家們所指出的，電力在這個生產部門中是注定了要比蒸汽起更大作用的。輔助道路底採用、土地底改良、按照植物生理學材料之施用人造肥料，都發展起來了；細菌學已經開始應用於農業了。布爾加科夫先生認為考茨基「沒有在這些資料○後面附以經濟的分析」，——這個意見是完全

沒有根據的。考茨基確切地提出了這個變革與市場底成長（特別是與城市底成長）之聯繫，與農業底服從於競爭之聯繩，而這種競爭迫使農業改革和專門化。

「這個以城市資本爲出發點的變革，加強了農戶對於市場的依存性。此外又不斷地改變對於農戶是最重要的市場條件。一個在地方市場與世界市場僅僅由馬路聯繫着的時候而能贏利的生產部門，當這個地方爲鐵路所穿行的時候，就變爲不能贏利的了，並且必然的一定被其他的生產部門所代替。例如，如果鐵路運來更賤的穀物，那末穀物生產就變爲無利的了，可是同時却創造了銷售牛乳的可能性。商品流通底增長，給興了把新的改良了的各種植物移植到鄉間的可能性」，諸如此類（第三七——三八頁）。

『在封建時代，——考茨基說道，——除了小農業之外，再沒有其他的農業，

○『這一切資料，——布爾加科夫先生斷言道，——可以從任何（原文如此！）農業經濟學手冊中得到』。我們不同意布爾加科夫先生這個關於『手冊』的玫瑰色的見解。從『任何手冊』中我們且拿斯克涅爾方夫先生底（『蒸汽運輸』）與日·加布魯可夫先生底（『演講錄』），其中有一半轉載於一本『新』書『俄國農民經濟發展條件』裏面）這些俄文書來看，看吧。不論在這一本或那一本中，讀者都不能得到資本主義在農業中所引起的變革底圖畫，因為兩部書底作者都沒有把提供從封建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的過渡時期底一般圖畫，作爲自己的目

因為地主耕種自己的土地所使用的工具是和農民的一樣。資本主義第一次創造了農業中大生產底可能性，這種生產在技術上比小生產更為合理」。

在談到農業機器時，考茨基（應當順便說一說：他曾經確切地指出了農業在這一方面的特點）闡明了農業機器使用之資本主義性質，它們對於工人的影響，作為進步因素的機器之意義，限制使用農業機器的建議之「反動的空想」。

『農業機器將繼續着它們的改革活動：它們將把農村工人趕入城市，這樣成為強有力的工具來一方面提高鄉間的工資，另方面進一步發展農業之使用機器』（第十四頁）。

我們且加上一句：考茨基在特別的幾章中詳細地闡明了現代農業底資本主義性質，大生產與小生產底關係，以及農民底無產階級化。布爾加科夫先生認為考茨基『沒有提出這一切奇異的變化為什麼是必然的這個問題』，——這個論斷，如我們看到的，是完全錯誤的。

在第五章（『現代農業底資本主義性質』）中，考茨基說明了馬克思底關於價值、利潤、地租的理論。

『沒有貨幣，現代農業生產是不可能的，——考茨基說道，——或者同樣地，沒有資本，現代農業生產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在現代生產方式下，不用於個人消費的任何數量的貨幣，都可以轉化為資本，就是說，轉化為產生剩餘價值的價值，

並且按照一般的規則，實際地轉化為資本。因此，現代農業生產乃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第五六頁）。

這段話就中又使我們能評價布爾加科夫先生底下列陳述：

『我使用這個名詞「資本主義的農業」，是依照普通的意思（考茨基使用它也是依照同樣的意思），就是說，是依照農業中大經營的意思。事實上（原文如此！），在全部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組織下，一般地是沒有非資本主義的農業的。全部農業都是決定於生產組織底一般條件，並且只有在生產組織底範圍內才可以區分大的企業性的農業與小的農業。爲着明白起見，這裏也需要一個新名詞』。

但是這樣一來，布爾加科夫先生就改正了考茨基……『事實上』，如讀者所看見的，考茨基決沒有像布爾加科夫先生那樣把『資本主義的農業』這個名詞在『普通的』不確切的意義下來使用。考茨基瞭解得非常透澈，並且說得十分確切和明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下，一切農業生產『照一般規矩講來』都是資本主義的。作爲這個見解底基礎，他引用了下列簡單的事實：對於現代農業，貨幣是必要的，而不用於個人消費的貨幣，在現代社會中就變成資本。在我們看來，這比布爾加科夫先生底『改正』稍微明白些，並且考茨基充分證明了不用『新名詞』也是可能的。

考茨基在自己這本書第五章裏就中斷言道：在英國已經發展得如此充分的租佃制度，以及在歐洲大陸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着的抵押制度，在本質上都是表現着同一個過